

梁
斌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
CANG BEN



红旗谱

红旗谱第一部





LT0000527541

I247.5
I21=2:1



紅旗譜

梁 斌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旗谱. 第1部,红旗谱/梁斌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9-2

I. 红…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082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红 旗 谱(三部)

Hong Qi Pu

梁 斌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3.875 插页 9

195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919-2

定价 68.00 元

(共三部)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矗立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拳一敲，嗡嗡地响，伸直臂膀一撞，纹丝儿不动。

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钟上铸了满下子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村乡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看看，伸手摸摸。年代久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钟上映出朝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黑油油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绘钟上的花纹。他自小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

父亲说：“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几辈子啦！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防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

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小虎子扒着窗格棧儿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掀起小胡髭，瞪着眼睛发脾气。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跑前两步，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我那大哥！这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的明白过来，愣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他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沉下头去，下巴挂在胸脯上，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猛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脸庞忽的望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望天上一挥一扬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咱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气呼呼，血充红了眼睛，跺脚连声：“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跄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筋条，怒恼起来，喊声像打雷。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齿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

了!”

那天黄昏时候，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头搭脑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不是咱自个儿事情，管得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心气就不舒。冯兰池，他眼里没人呀！”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一辈子这么过来了，还能怎么样了人家？”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得跟他弄清楚！”说着话儿，看看天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听见，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

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拽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说：“大侄子！我有个话儿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

朱老巩说：“叔叔说的话，我能不听！”

朱全富摸下胡子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指头，是真的？”

朱老巩点着下巴说：“唔！”

朱全富猫下腰，无声的合了一下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儿干吗？我知道你爹、你爷爷，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事惹非？哪有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的？”

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人活百岁也是死，左不过是这么会子事了！”

朱全富摇摇头说：“别，别呀！好汉子不吃眼前亏，那么一来，

你就交上歹运了！”

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一定！”

说着，他放下朱全富，走出大门。回了家，也没吃饭，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睡了觉，他从门道口摘下把锄刀，在磨镰石上磨着。

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他睁开大眼睛，趴着炕沿一看，父亲眯缝起眼睛，在一盏小油灯底下，悄悄磨着那把锄刀，磨得刀锋雪亮。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鼓了鼓嘴唇，说：“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眨眼睛，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了炕，抱着肩胛足了足劲，走上千里堤。他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

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汨汨细流。

流着流着，由西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镇以东，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镇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

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地响，秋风起来了！

秋天过了，村庄里没有柴草，土地上没有谷捆。泛滥的河水，在原野上闪着光亮。西北风吹起，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他搂起双膝，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吹得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扑棱棱飘落下来。白色的芦花，随风飘

上天空。

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抖颤，身上更觉冷嗖嗖的起来。

正睡着，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说着话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愣怔眼睛看了看，返身跑下堤，蹿起蹶子跑回家来，拍着窗格棂说：“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

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用手指头试试锋刃，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脚走上长堤去。他猫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想干什么？”

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

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

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

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

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

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登时红了脖子，气愤得鼓动着胸脯。

铜匠瞪了他两眼，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滚在地上。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

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上村长，千里堤上堤董，是个长条个子，白净脸。这人自小儿是个吃饭黑心，放屁咬牙，拉屎攥拳头的家伙。他穿着蓝布长袍，青缎坎肩，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他正歪着头儿，眯缝着眼睛品鸟音。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打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

银子都拿出来！”

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

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扭起脖根轴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头，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口儿说慢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

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人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座钟，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花，看热闹。心不平的人，来站脚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大家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想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

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上鼓起小鼓儿，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心上一直助着劲。

朱老巩眯着眼睛，看了看四围热情的乡亲们，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字文说：“钟上明明刻着：‘……明朝嘉靖年间，溇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空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

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起眉毛，抖擻起脸蛋子，麻沙着嗓子说：“哇！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并不关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好事的人们要在钟上铸上字文，居心讹诈！”

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起来，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说：“呸！胡吡，仗着你冯家大院财大气粗，要霸占官产

……”他抡起右手，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圆圈。

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像狮子一样，心里说：“他真个要想跟我动武？”镇定了精神，把辫子盘在帽盔上，把衣襟掖在腰带上。撇起嘴说：“不怕你满嘴胡吡，现有红契在我手里。”伸手从衣袋里掏出文书来。

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眼里冒出火星子，啪的一手朝红契文书抓过去。冯兰池手疾眼快，胳膊一抽，把红契文书塞进怀里。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拍了拍胸膛，说：“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变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姓朱的要跟你算清老账，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过去。”

冯兰池一听，脸上腾的红起来，恼羞成怒，猛地一伸手，将住朱老巩的领口子。他瞪起眼睛，唬人说：“朱老巩！你血口喷人，不讲道理。有小子骨头，来，试试！”冯兰池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两个人，一递一句儿，冯兰池满嘴唇舌掩盖，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翻着冯家老账簿子，一条一理儿数落，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他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四十八村的人们，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冯兰池举起手，指挥铜匠说：“来！有我一面承当，开锤砸钟！”

这时，小虎子在一边看着，他气呀，急呀，两眼瞪得滴溜圆。看着冯兰池，凶煞似的，拽得父亲流星拨拉地。他眼角上揩着泪珠子，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爹。

四十八村的人们，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人群里闪出一个人来。这人宽肩膀，大身量，手粗脚长，手持一把劈柴的大斧子，横起腰膀走上去，张开大嘴说：“你砸不了！”

人们一看，正是严老祥。

这刻上，朱老巩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个铡刀片。他一行跑着，大声喊叫：“老祥哥，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喊着，又跑上大堤。

铜匠脱了个“小打扮儿”，重又举起油锤。朱老巩跑上去，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张开两条臂膀，搂护着古钟说：“呸！要砸钟，得先砸死我！”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他两步蹿上去，搂紧爹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死我爹，得先砸死我！”

铜匠干睁着大眼，不敢落下油锤。

四十八村的人们，眼睁睁看着，偷偷落下泪来。朱全富说：“天爷！瞎了我的眼睛吧，不要叫我看见。”老祥大娘哭出来说：“咳！欺侮死人啦！”

小虎子两手抹着眼睛，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做了半辈子苦活，走到这步田地上！

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嘴上喷着白沫，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他说：“官土打官墙，钟是全村的财产，砸钟卖铜顶公款，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

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锁井镇上，大半个村子土地都是你冯家的，顶谁家公款？”这时，他横起眉棱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总了个搪扭儿。他又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晃着冯兰池的眼睛。张开大嘴喊着：“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

老祥大伯也举起大斧子说：“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日他娘，管保他的脑袋要分家！”

冯兰池眯睁眼一看，怔住了。朱老巩和严老祥，就像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冯家大院，虽然人多势众，也不敢动手，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

严老尚，绰号严大善人。这人气魄大，手眼也大。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放火烧了教堂，杀了外国的传教士。在这一

方人嘴里还有些资望。乡村里传说，这人骨头挺硬。有一天，他正开着“宝”，开到劲头儿上，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说：“嗨！递个火儿！”旁边一个人，用火筷子夹个红火球儿走进来，问：“搁在哪儿？”严老尚把裤角子往上一捋，拍着大腿说：“放在这儿！”那人咧起嘴角说：“嘿！我娘，那能行？”严老尚把眉毛一拧，仄起头儿，指头点着大腿说：“这，又有什么关系！”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烧得大腿肉嗤溜溜的响，他声色不动。

这个大高老头子，弓着肩，提条大烟袋，走上千里堤。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捋着他的长胡子，笑花了眼睛，说：“干吗？青天白日在这里要把式，招来这么多人，不像玩狗熊？”

朱老巩气愤愤说：“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

严老祥也说：“谁要损坏这座古钟，他就是千古的罪人！”

严老尚冷笑一声，说：“哼哼！狗咬狗，两嘴毛罢啦！”伸出右胳膊，挽住朱老巩的左手，伸出左胳膊，挽住严老祥的右手，说：“一个个膘膘楞楞、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不嫌人家笑话？”说着，往严老祥瞪了一眼。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见严老尚拿眼瞪他，垂下头不再说什么。他俩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

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跟着他爹，心里扑通乱跳，又是害怕，又是激愤。

严老尚嘴唇上像搽上油儿，比古说今，说着圆场的话儿。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盯住哆哆嗦嗦端着杯子的手，静静愣住。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好像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大睁了眼睛，痛苦的摇着头，像货郎鼓儿。冷不丁抬起头，抖擻着手儿说：“嗨！这油锤击在铜钟上？铜钟碎了？”

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他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像蜡渣一般黄。

严老尚也一本正经拍桌子大骂道：“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

先埋了送殡的！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

这时，严老祥可慌了神，抱起朱老巩，说：“兄弟，兄弟，醒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事儿摆着哩，三辈子下去也是仇恨，何必闹这么大气性！”

小虎子流着泪，忙给老爹捶腿，捏脖子。

朱老巩垂下头，鼻子里只有一丝丝凉气儿。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

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眼看着铜钟被砸破，油锤钉着破钟，像砸他们的心一样疼痛，直到天黑下来，才漫散回家。

这天晚上，滹沱河里的水静静流着。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寂寞得厉害，早早没了一个人、一点声音。人们把门关得紧紧，点上灯，坐在屋子里沉默着，悄悄谈论，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个时代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拼了一场命，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争回这口气来。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低下头去，唉声叹气，再不敢抬起头来了！

朱老巩躺在炕上，一下子病了半月……

炕上有病人，地下有愁人。那时，母亲早就死了，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转。日子过得急窄，要汤没汤，要药没药，眼看病人越黄越瘦。那时姐姐才十九，正是青春的年岁，像一枝花。她看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心里害起怕来。

朱老巩说：“闺女！娘死了，爹疼你们，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行了！”他凝着眼神，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又说：“闺女！你要扶持兄弟长大！”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骨碌鸡，势不两立。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咳！我这一代又完了！要记着，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

我报仇……”他说到这里，眼神发散，再也说不下去了。

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哭得泪人儿一般。

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一时心疼，口里涌出血水来。一个支持不住，把脑袋咕咚的摔在炕沿上。他失血过多，一口气上不来，就把眼睛闭了！

姊弟两个，扑上父亲的尸身，放声大哭起来。这天晚上，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把脑袋垂在胸脯上，靠着榻扇门站着。到了这刻上，他两手搂住脑袋，慢吞吞走出来，坐在锅台上，无声的流着眼泪……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又一步一步走进小屋，蹲在朱老巩头前，凄惨地说：“兄弟！你带我一块回去！我对不起你，后悔拦着你，没闯了关东……”

二

二十五年以后的一个春天，从关东开进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驰来。列车通过一座长桥。轮声隆隆，车身震荡。汽笛一声吼叫，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猛的一起身，没站住脚，趔趄了两步，倒在座椅上。同车的人们，以为他得了什么症候，都扭过身子来看。说：“他是怎么了……”

这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急忙走过来，揉着朱老忠的肩膀说：“醒醒儿，你是怎么了？”见朱老忠满脸通红，睫毛上吊着泪珠子，忙递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说：“快擦擦，你看！”那妇女有三十五六年纪，高身杆，大脚，微黑的脸色。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说话很是干脆、响亮，一腔外路口音。朱老忠摘下毛氈氈的山羊皮帽子，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敞开怀襟，小褂没结着扣儿，露出胸脯来。他接着手巾，擦了一把汗，说：“啊呀！我做了一个梦。”又摇

摇头说：“不，不是个梦！”

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说：“看你，叫风吹着了！”

他合上眼睛，略歇一歇儿。又慢悠悠撩起眼皮，走到车窗跟前。探头窗外一看，黄色的平地，屋舍树林，土地河流，正落向车后。路旁柳树青青，阳光通过绿柳，射进车窗，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们身上。他两手凭着窗，嘴上轻轻念着：“快呀，真是快呀！二十多年时光，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才回到家乡啦！”猛的，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

一个黑黑实实的、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挨到他的跟前，问：“到了家？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

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也挤过来，扒着窗户说：“哪里？还没有到嘛！”

大的，叫大贵。小的，叫二贵。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一说了到老家，孩子们都高兴。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说：“人，到了边远的地方，一见了直隶人，都是乡亲。回到保定，就像到了家乡一样，身上热烘烘的。”

真像到了家乡一样呀，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跳起来。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心里想：当他出外的时候，正比大贵小一点，比二贵大一点……他舒开两条胳膊，打了个呵欠，又低下头去。眯糊上眼睛，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父亲朱老巩，那个刚强的老人，矫健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上，不会磨灭。又想起姐姐，二十多年不通音讯，她……想着，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

父亲过世了以后，剩下他和姐姐过日子。还和过去一样，他每天出去做活，回来姐姐做熟了饭，两人一块吃。年岁小，日子过得艰难。有天晚上，姊弟两个正插着门儿睡觉，有人从墙外咕咚咕咚跳过来。姐姐爬起身子，悄悄把他捅醒，说：“虎子！小虎子！你听